

作家频道

# 我们的黄桃罐头

刘俊科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，我们潜艇学兵会餐的时候可以吃到黄桃罐头了。那黄橙橙的罐头，在一桌饭菜中间，特别显眼。桃子已经是一分两半了，被糖水浸泡得湿润溜滑，那汁液透明而有黏度，很是诱人。但是那时候的黄桃罐头的包装很不讲究，有金属的也有玻璃的，开起来十分麻烦。我们炊事班的同志们都是用菜刀在罐头上面划开个十字，那四个张开的金属爪子，不小心就会划破手。当指导员的时候，有一次会餐，正组织学员们进饭堂，我们的炊事班长却满手鲜血直流往外走。那是开罐头时不小心割伤了手。我急忙跟他到了卫生队包扎了伤口，回来时，队长在门口等着我俩，也是心疼啊！

第一次回家探亲，战友们送给我许多罐头，两个大纸箱子满满地都是情谊。但是，根本就提不动，高万龙班长就给我做了一根扁担，这样我就可以挑起来了。那时候的绿皮火车慢得有滋有味，哐当当地，节奏感极强。你的心情是快乐的，那哐当的声音就是生动的；你的心情是愁怨的，那哐当的声音就是烦闷的。那天本来我听着那哐当的声音是生动的，可是到了一个小站要倒车，我那根扁担一下车“咔嚓”一声，断了。正是黎明时分，站台上一个人也没有，站在浑浊的灯光下，我无力提起那两只箱子，一筹莫展。这个时候，一位车站工作人员走过来，帮忙把箱子提出站，并提醒我托运到下一站。可到了下一站，我去取货的地方后，工作人员告知我，你箱子里的罐头碎了。我看到那两只箱子湿漉漉的，沮丧还有劳累后的委屈，一股脑地涌上心头。来接我的父亲说，没事儿，这不还有没碎的嘛！唉，可惜了那些千里迢迢的黄桃罐头！

给我做扁担的高万龙复员以后回来一次，那时我们队部的门玻璃有一块是透明的，就贴了一张白纸，白纸不够大，上面有一条缝隙。那天我在队部，突然看到一双眼睛在那条缝隙里一眨一



插图 阿占

眨的，我脱口就喊：“高万龙！”只听一声“到”！高万龙推门而入，不无惊讶地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是我？”后来，他在我的公众号上找到了我，说起这一段，我俩都不胜唏嘘。

也是当指导员的时候，炊事班一名战士小张，得了不治之症。有一次去医院看他，医生悄悄告诉我，他想吃什么你们就给他买什么吧。听到这句话我心痛如绞。这是我当兵后第一次面临与身边的战友生离死别，心情十分难过。但还是故作镇静地问小张想吃点啥。小张说，想吃罐头，几十年了，我依然记得清楚，他说的不是黄桃罐头，是杨梅罐头。我和战友用了大半天的时间，终于买到了！小张吃到了他想吃的杨梅罐头。

现在大家在防疫的时候想起了黄桃罐头，大概是人们记忆里的温馨被唤醒了。它不高贵，但很珍贵；它不能治愈，但可以疗伤。或家人围坐，或走亲访友，或慰问病号，一个网兜，几听黄桃罐头，其中的人间温情，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，通过味觉和视觉，留存在了我们生命的细节里。吃一口黄桃罐头，是温存，也是慰藉。

人生印记

## 第一笔稿费

马志丁

上初中时，我喜欢一边帮大人干活一边打开“黄河牌”收音机，纵听天下轶事。我的家乡与河南省搭界，不但生活习惯很相似，就连收音机里近三分之二的波段都是河南省、市的广播节目。那时候“鹤壁经济广播电台”刚刚开播，信号很足，节目也很丰富，不久我就成了该电台的粉丝。中午时分，有一档法制节目《以案说法》是我最爱。半个小时时间，有叹为观止的案例故事，有深入浅出的法律普及，更有引人入胜的听众专题，播一些听众关于身边法律问题的来稿，别有天地。

那时的我，爱模仿朱自清、汪国真等大家写点不成气候的文字，也特别喜欢学校的作文课。我的作文时常是被当成范文来读。有一次有感而发写了篇“流水账”似的记叙文《秋雨恼人亦潇潇》，洋洋洒洒3000多字，被语文老师用整整一节课的时间给大家分享，下课铃响了还在分析“作者写作心态”。当然，写学生作文时我压根没有想过投稿的事儿，直到我姥姥家中发生了变故。

那天，姥姥去赶集，被同村的“惯偷”骑着飞奔的摩托车撞倒在地，两腿摔成粉碎性骨折，大腿以下全部被截肢。但那个姓温的肇事者却只给姥姥家提了两袋冰糖和一点水果，就再没理会过，后来又因为犯其他案逃之夭夭了。当时的我刚去县城读书，得到这个消息时，悲不自胜，含泪在作文纸上写了篇文章《血的教训》，找出留存的鹤壁经济广播电台法制栏目地址，寄过去。

一个月后，当我再从学校回到家时，父亲从铁盒子底下翻出一张带有绿色字体的长条形纸片来，煞有介事地扬手递给我，“你怎么有个汇款单？”“汇款单？不清楚啊？”我赶紧仔细端详起来，纸片上写着：中国人民邮政汇款通知，汇款金额叁圆，汇款人姓名：鹤壁经济广播电台法制栏目组。我的手一下颤抖起来，不能自己。我从来没有收到过汇款，更没收到过我钟爱的电台的汇款——这分明是稿费嘛！我抱住父亲的胳膊使劲叫唤起来：“我的稿费，这是我的稿费，上个月写给电台的作文！”只可惜，那时的收音机没有回听功能，不然，学习再紧

张也要听听自己写的文章！

父亲笑我：“熊样，你这是得了一百万贯了！”父亲还告诉我，前几天有几波外乡的青年，其中还有一个坐着残疾人双轮车来的，打听着找到家里，一进门就问“马老师在家么”，非要让我给他们讲讲写作的方法、投稿的路径。我感叹之余竟有些汗颜了，自己怎么能担得起“马老师”的称呼，幸好自己不在家，避免了尴尬。

当我再次从学校回家时，父亲从门后的秤钩上取下一枚拴着红头绳的绿色小方块扔给我，又骂起来：“熊孩子，你得了个啥稿费这是？就剩这一个戳，还让我倒贴了五毛。一斤二胺肥料没有了！”原来，父亲在帮我取汇款时遇到了问题。当时在邮电局取汇款不仅需要填写身份证号码的汇款通知单，还需要姓名章，也就是俗称的手戳。我是一名在校学生，哪有那玩意儿？任凭父亲给工作人员如何解释，工作人员坚持“三样”齐全才能代为取款。这可难坏了父亲，蹲在邮电局的墙角里看熙来攘往的人。后晌时，给村里经常送信的张宝德路过，一下认出父亲，问了原因，立刻给父亲出了个“刻一个手戳回来”的主意。父亲出门右拐100步就到了那个邻村人胜子的刻章部。胜子头也没抬就给父亲报了手戳价格，5块、10块、30、50等等，依章料说价格。父亲觉得太贵，就软磨硬泡，终于将如半个麦穗大的，也就是个头最小的绿色章料价格讲到了三块钱，又将兜里仅存的五毛钱塞给胜子，办了个“加急”完成。父亲先赊了账，飞快跑回邮电局，心满意足地取出三块钱，又马不停蹄跑回刻章室，将那三块钱塞给胜子，擦着汗，揣着我的手戳，哼着豫剧《朝阳沟》回家。

日月如梭，我第一笔稿费的事儿已经过去30多年了，父亲也早已离我们而去。如今，我每年也能星星点点收到些比那三块钱多出数十倍的稿费，但总觉第一笔稿费的意义才像是自己用不尽的财富。那只用三块钱稿费换来的手戳仍在抽屉里躺着，尽管不再用它，但每每看到它，我就会想起自己最初写作的劲头。

投稿邮箱  
wanbaos679@126.com

每周六刊



城市秀场

## 夜寒定有人相忆

王开生

四年前的小雪时节，我背着草绿色双肩旅行包，独自一人，冒着飘摇密雪，夜宿在湘西凤凰古城。民宿客栈临江而建，一间不大的客房，一个观景的开放式阳台，午夜时分，凭栏远眺，目之所极，是日夜奔流浩浩汤汤的沱江水，两岸鳞次栉比的民居、吊脚楼、风雨桥，凄迷灯火中，夜寒，风冷，人独立，此刻要享受的，正是那份睽违已久的，孤独！

凤凰古城的冬夜，游人稀少，宁静，幽深，透着些许神秘，旅人至此，身是轻的，心是空的，只想静静的独坐一隅，喝一杯绿茶，望着江中石板桥上偶然走过的一对恋人，发会儿呆。夜色渐浓，选中一家江边的农家小馆，叮嘱店家烧上两样土菜，一份水煮沱江鱼，一份腊肉炒蒜苗，入乡随俗，打上一碗店家自制的油米酒，温热，悠悠地，消磨着时光。遥想当年的沈从文，或是黄永玉，是不是曾经也这样清闲过？那年，凤凰城的两个寒夜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眷恋！

二十年前，还未有人称“背包族”为“驴友”，古徽州所属的歙县古城、渔梁坝、棠樾、屯溪老街，黟县的宏村、西递、塔川等原生态村落，还不像如今这般繁华热闹，商业气息也不令人窒息，冬游此地，如若置身世外桃源。至西递村，借宿农家。清晨四五点钟，耳畔传来鸡打鸣声，紧接着是圈养的猪的嗡嗡拱叫声。早起的鸟儿先得食，随之而来的是唧唧喳喳的鸟叫。“大合唱”中，索性起身，洗了把脸，在村子里转悠一圈，遇见村中屠户正在宰杀年猪，周围三三两两的村民，围了一圈。徽州人杀年猪有仪式感，屠户提前几日，要在村中祠堂正对面的粉墙上，贴出杀猪告示，言明具体时辰，村民须提前预定好年猪的部位，猪头、猪前腿、猪后腿，猪肝、猪血、猪大肠，各取所需。徽州人逢年过节有腌制火腿的习俗，故年猪的猪腿，是抢手货。长这么大，面对面围观杀猪分肉，平生还是头一遭。

傍晚时分，回到所居农家，阵阵烧肉的奇香，迎面扑鼻。一打听，原来当户农家猪圈中跑来一头野猪，被农家捕猎，锅中红烧的，正是盈盈一锅野猪肉。交上一天二十元的伙食费，当晚餐食一荤一素，素的是一碟烧冬笋，清香，脆嫩；荤的，是一碗油汪汪的红烧野猪肉，农家大婶递来一碗白米饭，吃得席卷残云。野猪皮滋味尤美，韧糯，略脆，弹牙，一连干掉两碗白米饭，吃到撑。冬夜的农家，没有有效的取暖家什，凭着一碗红通通喷喷香的红烧野猪肉，硬是熬过一夜。

夜宿宏村一栋清代百年徽派老屋，晚饭后，坐在四水回堂的天井里，头顶漫天繁星，和年长的房东围炉夜话，聊徽州人，徽州事。所围之炉，木制，椅子状，椅背宽厚，上可坐人，椅面部分，木桶状，内置火炉，烧木炭，椅面处有金属隔网，玉米、地瓜等置于其上炙烤，清冽湿冷的夜空中，甜香袭人，直抵肺腑，老房东说：“脚踩一团火，手捧苞米粃，除了皇帝就算我。”他笑了，我若有所思。

那天，走出棠樾村的古牌坊群，在往歙县方向行驶的公路旁，拦住一辆小巴车，至县城，已夜色阑珊。饥肠辘辘中，老街深处一家小饭馆的门廊灯，发出浅浅的暖光，吸引了我。这是一家专营各色砂锅的小店，食材新鲜，自选搭配，大小丰俭由己，店家说，这是徽州名吃“一品锅”，不错，就是胡适之在家待客常吃的徽州一品锅。昔年，徽州女婿，也是美食家的梁实秋食过后，曾有“一品锅，三五七层花色多，品其味，离桌不离锅”之赞叹。

夜寒锅暖，一扫疲惫之身。起身寻找旅店的途中，偶遇一北京青年旅友，交谈几句，挺投缘，结伴找到一家国营招待所，安顿好。素昧平生的两个年轻人，合租一屋，聊了半宿。次日，挥手自兹去，天涯两方，音讯杳无。二十年前古徽州的那个寒夜，徽州一品锅，京城陌生客，永刻记忆。

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工作以来，每年都会给自己一次放飞自我的远方行旅，犒劳一下，在千里路途中，浅尝酸甜苦辣，体验人生百味，每有收获。今年最远的两次行程，一趟至胶州，一趟至崂山王哥庄东台村，为平生仅例。冬天来了，春天不会远了，渴望一次说走就走的独行之旅。